禮記疑義

禮記疑義卷二十　文王世子　第一冊

鄭氏註　孔穎達疏　吳廷華存疑

文王世子第八

疏案鄭目錄云名曰文王世子者以其記文王為世子時之法此於別錄屬世子法此篇之內凡有五節從文王為世子下終文王之為世子也為第一節論文王武王為世子之禮下之事上之法從凡學世子至周公踐阼為第二節論在上教下設庠序釋奠先聖先師養老乞言并明三王教世子文更論周公踐阼抗世子法於伯禽之事自庶子之正於公族至不翦其類為第三節明庶子正理族人其飲凡刑罰之事殊於異姓又更覆說殊於異姓之義自天子視學至此於學為第四節論天子視學養三老三更并明公侯伯子男凡歸養老於闕自世子之記以終篇末為第五節疑義疏篇末以文王為世子聖人之法非凡人所行故史明等常世子法各隨文群之〇廷華案聖人之法無人不可行豈有為常人別立一

法之經斷說未的下詳之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鷄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朝直遙反衣於既反莫音暮上時掌反說他活反養羊尚反飯扶晚反柴閒當作間一如字或作去聲

及從日者非下問三席問皆隙義
訂義註三皆曰朝以其禮同内豎小臣之屬掌
外内之通命者御如令小史直日矣謂直日内豎也書
者孝子恒娩娩又從也莫莫也節謂居處故事
履蹈地也復膳飲食安也復初覆鮮也在察也
問膳問所食者末猶勿也原再也勿有所再進
為其失飪臭味惡也逆反其寢不敢加庶幾程
式之帥循也不說冠帶言常在側亦一再飯欲
知氣力箴藥所勝間猶瘳也疏下記世子朝父母每日惟二又内
則云命士以上昧爽而朝日入而夕者朝禮具文禮簡故言夕令三皆曰朝者以其禮同故通

言剎持雨孤符言云底錢尚也尚底錢為恭尚之義性武之者性足性限武足法式言武王恭
尚文王以為程限法式師陷也釋結文經云不就有如焉皆以武王代約功業既成恐有喻越
之王之鍊故記者云不廢有加焉詰病實之時雨恒在身無少聞空陰病今既損不恒在身其
聞有實陰故云閑循疹也疹是疾減損也疏凡帶世于朝父母每日
惟二合文王朝於王季日三者增一時又三者
皆稱朝並是聖人之法也食上謂獻饌食下謂
食畢徹饌而下文王問進食之人其父所膳何
食膳宰答畢文王又命戒膳宰云末有原言在
後進食之時皆須新好無得仗前進之物而有
再進蓋再進必爛熟過節為失飪氣與味皆惡

也腊宰應曰諾然後文王乃退反其寢也

疑義疏按緯候之說文王年九十六始稱王崩後謚之曰文則為世子之時未得為文王也記者於後追而書之

建華崇其說周禮崇詳之又廬陵胡氏曰緯書皆言文王九十六始稱王及崩謚曰文此不經之說蓋記者於後追稱王耳當考其說是也存之以正緯書之舛

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

文王曰女以為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

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

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

終汝音

訂義註問何夢若閒後容叶帝天也撫猶有也

年天氣也恭二字與爾雜忠本協拈作之齒人壽之數也九齡

九十年之祥也言與爾三者明傳業於女業與爾三

明傳業說說以旅說尚近拈流存之女受而成之言終者君子曰

終終共成功疏爾氏釋天云周曰年年総也総執謂戴校一執是年為天氣也大

哉崖云男八月生商八歲而亂齒是人壽之歟也人年殺一執而參落人之年老齒求參落是

年之與齒俱有參落之義年壽之數賦命自然不可足之寸除下可減之苍對文王九十文武

王九齡三天定之數令文王云吾與女三者示其傳基業於武王欲使武王承其所傳之業此乃教戒之義訓非自然之比疏文王疾瘳武王得安健文王問爾其何夢武王對曰夢見天帝與我九齡文語武王云天既與女九齡之言女以九齡爲何事也武王曰齡善也是福善之事西方有九國未賓既夢得九種齡善君王其終撫諸撫有也諸之也言王終有之業成云齡備也故有九國說無以爲善非也其義較近姑疑之文王曰女之所言非也古者謂年齡謂稱年爲齡古者稱齒亦爲齡天既與女九齡女得九十年之祥是我爲百歲爾爲九十吾與爾三

文王世子

馬言我齡百年中與爾以三年馬皇氏云九齡謂鈴鐸謂天以九個鈴鐸而與武王循驗書本齡皆從齒解為鈴鐸於理有缺今謂天直以九齡與武王不知齡是何事故文王不審云女以為何無謂依撫人之考折天定其數今曰吾與爾三是不知命非文王之言也文王受命惟中身謂五十也享國五十年則百矣云九十七非也石林葉氏曰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流通故其夢亦與應焉古者有占夢之官獻吉夢贈惡夢參考日月星辰陰陽天地之變則夫夢者先

王所問以為信也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果以為夢耶是壽命不屬之天而損益者人也由是觀之我百爾九十非讓也其樗之妄歟書此說誤方士之說

疑義註言君王則有賦疏作此受命之後也文王以勤憂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疏言君王則此受命之淺者文王繼王季為西伯是殷之諸侯不合稱王今武王稱之君王故知受命之後也按書傳云文王受命一年質虞芮之訟二年伐鬼方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書序云殷始咎周鄭註云紂聞文王三伐皆勝而始設怨之凶於吳空三伐皆謂二年伐鬼方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則被囚在四年之太五年之初於時必未稱王若其稱王反叛已密紂何五

育因殷釋之是知於時必未稱王也書傳云五年伐耆旅傳云正年之初得散宜生等獻寶而釋文王文王出則祉祭六年伐崇則稱王故詩皇矣詩伐崇是頌是鴻行天子讀此云稱王在受命之後昔謂受命六年之從也受命者謂受赤雀非書之命故中侯我息修云赤雀入豐止於昌戶受命之時已三亦有二今云西方有九國於特太前則非有二分指侯也或以為循蜀羲發設盛彰俟之從太知定是何國也云文王以勤受循壽若以文王當紂甚歷之時故知勤受頻壽也無逸篇云文王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是勤憂也云文王以安樂延年以武王求文王之業故安樂逸年詩無蔽美為抽賊多始於勤受終于逸樂也

延年業廬陵胡氏曰武王意以齡為善故當樂

有九國也言君王者鄭云此受命之後非也先

儒云紂聞文王三代皆勝始畏惡之因於羑里

三伐謂自伐光方至犬夷則被囚在四年也於
時若稱王則反狀暴白紂肯釋其囚耶書傳又
云五年伐耆殷傳云五年之初得散宜生獻寶
而釋文王先儒因謂是年免囚至六年伐崇則
稱王故詩皇矣伐崇類禡行天子禮若然文王
與紂為二王矣安得云以服事紂乎且書云文
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是受命以後五
十年乃崩今云受命七年而崩已自謬矣又云
受命稱王妄可知也然則受命云者止謂諸侯
獲天助爾非稱王也詩書云王者皆追稱爾其

說足證註說之外至頤壽延年說則直以逑樂紡也況執說武王烏得窮以安樂目之此記本可疑詳說又誕妄如此何以為訓

成王知不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文王之為世子也相急亮元長竹犬元

疑義註涖視也不能視阼階行人君之事踐履也代成王履阼階攝王位治天下也抗猶舉也謂舉以世子之法使與成王居而學之以成王

之過摯伯禽則足以感喻焉言文王爲世子題

上事疏按鄭注金縢云文王崩後明年生成王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服喪三年畢成王年十一明年將踐阼周公欲代之攝政羣叔流言周公辟之居東都時成王年十三也居東二年成王收捕周公之屬黨時成王年十四也明年秋大熟遭雷風之變時周公居東三年成王年十五迎周公反而居攝之元年也居攝四年封康叔作康誥是成王年十八也故書傳云天子太子十八稱孟侯居攝七年成王年二十一也明年成王即政年二十二也此是鄭義推成王幼不能踐阼之事也經云周公相踐阼而治知非周公輔相成王令云踐阼而治必知周公代成王履阼階者以明堂位云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又云周公踐天子之位是代居位也

疏武王既終成王幼弱不能涖阼階行人君之

事周公乃輔相成王令成王且在學學世子之

道周公代成王踐復阼階攝王位而臨天下乃與舉世子之法於伯禽伯禽舉行世子之法以示成王欲令成王觀而法之使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成王有過則撻伯禽者若成王法放伯禽不能脩其而有過失周公則笞撻伯禽責其不能以世子之禮教成王也必如此者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文王之為世子也者從篇首以至於此是文王之為世子及武王成王之法其武王成王為世子之禮皆上法文王故以文王之為世子總結之也

延平桒成王幼之說周禮天官桒辨之已詳此記大槩劉子駿等為新莽居攝作傳會其說如此記者混載之耳況所謂踐阼者明是公相王踐之而必以公自踐之乎且即如疏說武王元年生成王伐商在十三年又二年王疾瘳後又四年崩共十九年尚得曰成王只十歲耶今合註疏並以疑存之又汝臨也視義曲而無謂

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小學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

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學戶本反

教也下並同

訂義註時者四時各有所宜學士謂司徒論俊選所升於學者干盾也戈句孑戟也用動作之時學之羽籥籥舞象文也用安靜之時學之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小學正以下四人皆樂官之屬也通職秋冬亦學以羽籥小樂正樂師也周禮樂師掌國學之政教國子小舞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南南夷之樂

也胥掌以六樂之會正舞位旅人教夾樂則以鼓節之誦謂歌樂也弦謂以絲播詩陽用事則學之以聲陰用事則學之以器因時順氣於功易成也周立三代之學學書於有虞氏之學典謨之教所興也疏四時各有所冝學者即下云春夏學干戈及春誦夏弦之類是也云學士謂司徒論俊選所升於學者則王制云王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及國之俊選等升於學謂大學也故下云於東序是大學也干序也序揖也序所以揖讓故以十為序也云戈司子戟也者按考工記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以其形句曲有孑刃鄭云若今之雞鳴戟也春夏陽氣發動故云用動作之時學之秋冬學羽籥羽翟羽也秋則禮成文章也籥笛也云羽籥籥舞象文也者宣八年公羊傳云籥者何籥舞也以其不用兵器故象文也引詩者卯

風商分之籥也翟羽籥之義以秋冬凝寒漸靜
故云用安靜之時學之虛植以為春教于夏教
弋秋教羽冬教籥但干與弋羽與籥舞時相對
之物皇氏云引鄭詩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則秋
冬羽籥同教春夏亦同教干弋義或然也皆據
年二十升大學者也云通職秋冬亦學以羽籥
者此籥師云教弋周禮籥師掌教國子舞羽龡
籥是籥師既教弋人教籥此小樂正教干周禮
樂師教小舞則六舞官教故知通職王秋冬之
將亦教羽籥也云小樂正樂師也者此有大樂
正及小樂正周禮有大司樂有樂師故知小樂
正當樂師也云周禮樂師掌國學之政教國子
小舞者證樂師有教舞之事小舞者謂年幼小
時教之舞其舞即帗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人
舞也云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
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者證大胥有教樂之事
大胥掌教學士版籥以待聚致諸子諸子則學
上也春時入學舞頒藻之采禮先聖先師合六
舞節春合之得所教時頒有學者才藝知合音
舞伐應曲折云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者證

籥師有教樂之事周禮唯有籥師此云籥師丞者或諸侯之禮或異代之法胥謂大胥南謂南夷之樂旄人教國子南夷樂之時大胥則掌鼓以節南樂故云胥鼓南鈞命決云東夷之樂曰集南一名任明堂位云任南蠻之樂也云胥掌以六樂之會正舞位者證大胥所以以鼓節南也正舞位故鼓之也云旄人教夷樂者證教南樂之人是旄人也教夷發者明王德化率來四夷言先王以萬舞之兆樂以四夷之南樂以籥舞之文樂進旅退旅則知三舞各得其所不有階差引之者證此旄之南樂南樂則四夷之樂皆教之也誦謂歌樂者謂口誦歌樂之篇章不以琴瑟歌也云絃謂以絲播詩者謂以琴瑟播詠詩之音節詩音則樂章也若學舞之時春夏學干戈而用動秋冬學羽籥而用靜皆據年二十升於大學者若其未升大學之時則春誦夏絃在殷之瞽宗也云陽用事則學之以聲春夏先陽陽主清輕故學聲聲亦清輕云陰用事則學之以器秋冬屬陰陰主濁質故學器器亦濁質因四時所宜順動靜之氣於學功業易成也

云周立三代之學者謂立虞夏殷學也其虞之學制在國庶在西郊郊則周之小學也夏殷之學亦在國而鄭注儀禮云周立四代之學於國皆合周家為言耳故與此注不同夏后氏之學在上庠即周之大學為夏之制也先師以為三代學學立大學小學今按下養老於東庠是周之大學夏之東序也又王制云養老於虞庠是周之小學為虞庠也又此學虞學也學舜於夏學學謹於殷學若周別有大學小學更何所學也

疏此一節是第二節

中教世子及學士時節兼明所教之官及所教之變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者學謂教也言三王教世子及學等必各逐四時所宜則下文之類是也姚氏舜牧曰胥鼓南

疑義註干戈萬舞象武也詩云以雅以南以籥

不借學舞於夏后氏之學文武中也學禮樂於殷學功成治定與已同也疏云干戈萬舞象武也者宣八年公羊傳萬若何干舞已以其用干故知象武若其大武則以干戚武明明堂位云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若其小舞則以干既戈則周禮樂師敎小舞干舞是也云學書於虞氏之學典謨之教所興也者虞書有典有謨故就其學中而教之則周之小學也云學舞於夏后氏之學文武中也夏后氏上受舜禪是文下有湯代是武以此二者之周故云文武中以兼行文舞武舞故也云學禮樂於殷之學功成治定與已同也者以湯放桀武王伐紂殷周革命事類相似故云功成治定與已同也疏春時萬物有孚甲故象干也夏則氣茂盛萬物體壯枝葉似戟有句子也篇聲出於中冬則萬物藏於中此經雜多有諸侯之禮故謂

之大樂正小樂正也

廷華案文武中庚功成治定說其義未能疏講干戈及籥說並失之鑿又此記大小樂正不見於周禮註以小樂正擬樂師於理為近姑存之疏以諸侯言之不知何據干戈為舞及小雅以南說詳春官樂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

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說在東序

訂義註詔學以三者之成儀也養老乞言養老人之賢者因從乞善言可行者也合語謂鄉射

鄉飲酒大射燕射之屬也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教學以三者之義也戒介也語說合語之說也數篇教詩說課其義之深淺才能優劣下云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即大司成司徒之屬師氏也

業其說未的蓋師氏雖有教國子之文未闕在學又新安王氏以大司成即大樂正然此說三字下應一人字之也也並存之

師氏掌以媺詔王教國子以三德三行及國中失之事也

論學以三者學教也教以三者成從容說言祭與養老乞言及合語行禮之時皆有容覩故小樂正教之祭末及養老皆合語也故詩楚茨論祭祀之事云笑語卒獲箋云古者於旅也語是祭有合語也養老既乞言自然合語也引鄉射記者證旅酬之時得言說先王之法故云古者於旅也語言合語者謂合會義

國學 亦正 深大 語序 樂經 使正 大及 樂皆 不干 大理
子教 與司 成司 以之 正小 知之 衆學 正教 云成 衆而
故故 大業 才成 三下 教樂 義皆 正士 以之 祭則 正語
知知 樂又 能之 者大 義正 理故 校於 語語 記前 又說
師是 正師 之官 成樂 理乃 此世 教老 說說 而經 教也
氏司 相司 說論 儀正 既教 經子 者者 義謂 云祭 三前
也徒 次成 劣量 大校 深成 與及 謂而 理合 舞祀 者文
引之 故又 於課 樂教 故儀 前學 干乞 命語 干也 之小
師為 知師 求說 正之 大事 經士 戚言 乞之 成祭 義樂
氏以 司與 序此 又時 樂淺 至等 語則 言說 者祀 理正
以其 成樂 之世 教亦 正故 序篇 說前 者則 容之 故既
徽又 則正 中子 以在 校云 其章 乞經 大前 祭時 大教
語師 大相 鄭學 三來 教語 事之 言養 樂經 祀舞 樂三
王司 司徒 以上 者序 知之 文教 三老 正合 之其 正者
以成 成此 下等 義小 者來 勞為 者乞 命語 外干 學之
下又 也大 文義 理樂 文序 相之 皆言 此也 條戚 舞成
者學 以司 云理 於正 亦也 似講 大也 世亦 干之 干侯
皆教 其成 樂之 是既 來大 前說 樂皆 子大 成樂 戚今

師氏職文共吉傳大大為父師周禮師氏中大夫云教國子以三德三行三德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云及國中失之事者中謂中禮失謂失禮掌國家中禮失禮之事也

疏此一節還是第二節中教世子及學士祭與養老合語之成儀又教世子等祭與養老合語之義理兼明所教之官及所教之處又明司成之官考課才藝深淺也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者此之一凡總包三事也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謂小樂正以此祭及養老合語三者之成儀以教世子及學士等

疑義疏云合語謂鄉射鄉飲酒大射燕射之屬也若此經先云祭與養老乞言別云合語則合語非祭與養老也故知是鄉射鄉飲酒及大射燕射之等指儀禮成文而言之以其此等至旅酬之時皆合語也但前經云祭故養老乞言與祭相連故尊之序在合語之上此經不云祭故略其養老在語說之下三者一是祭二是養老乞言三是合語之禮

延華案疏謂祭亦合語又謂養老亦合語則註射飲說特牲祭及養老外尚有合語之節也疏

乃以合語非祭及養老非矛盾乎又上言祭及養老下不言祭及養老者上祭及養老以教成儀言授數主義理故此言乞言合語也疏說支離不可解說至註所謂三者一是祭二是養老三是乞言合語疏分乞言合語為二豈乞言者不合語

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終則負牆列事未盡不問

訂義註閒猶容也容三席則得指畫相分別也席之制廣三尺三寸三分則是所謂函丈也須

墻者卻就後席相辟不問者錯尊者之語不敬也啟去大司成遠近中閒可容三席之地席制廣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三席則函一丈可以指畫而問也終則負墻若問終則起卻就後席負墻而坐辟後來問者列事未盡下問者其問事之時必侍尊者言終如有不曉然後更問若尊者序列其事未得終盡則不可錯亂尊者之語而擾有治問則為不敬也○案三尺三寸三分說詳曲禮案此姑存疏此一節

論國子侍坐於大司成之儀

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

訂義注官謂禮樂詩書之官周禮曰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之類也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

有毛公書有伏生億可以為之也不言夏夏從春可知也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

疏.禮樂詩書之官者謂所教之官也若春誦夏弦則大師釋奠也教干戈則小樂正業師等釋奠也教禮者則執禮之官釋奠也皇氏云其於祝各有時其釋奠則四時各有其學俗而行之引周禮曰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者此周禮大司樂文引之者謂樂之先師也後世釋奠祭之然則禮及詩書之官有道有德者亦使教焉死則以為其禮之祖後世則亦各祭於其學也故云此之謂先師之類也以大司樂掌樂故特云樂祖其餘不見者周禮文不具也云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者皆漢書儒林傳文按書傳伏生濟南人故為秦時博士孝文帝時以書教於齊魯之間詩有毛公者毛公趙人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高堂生者魯人漢興為博士傳禮十七篇藝文志漢興制氏以

職宗聲律世為樂官頗能記其鏗鏘鼓舞不能言其義是其事也其儒林傳詩書及禮多矣而不言者以其非後樂也又有傳易及春秋不引者以此經惟有詩書禮樂故不引易與春秋云億可以為之也者億是發語之舉言此等之人後世亦可為先師也疑而不定故從舉為億又三待釋後簡不言及故言及從春可知也以其釋奠直奠然其物無負故酬酢之事故云說為儀所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釋奠以無尸者以其未於行禮非報功也所疏此論

四時在學釋奠之事凡學者謂禮樂詩書之學於春夏之時所教之官各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之時所教之官亦各釋奠於其先師故云秋冬亦如之猶若教書之官春時於虞庠之中釋奠於先代明書之師教禮之官秋時於瞽宗之中

釋奠於其先代明禮之師如此之類是也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凡

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

訂義註謂天子命之教始立學官者也先聖周公若孔子疏謂諸侯新建國天子命之始立學也故王制云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是之知非天子指立學者以此下文云有國故則否是廣記諸侯之國故知此始立學者據諸侯之但天子立虞夏殷周四代之學若諸侯止立時王一代之學有大學小學耳其所習經業皆於侍于學中此立學為並故凡先聖常奠為經故惟祭先師此經始立學故奠先聖先師

疏此明諸侯之國天子命之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之時必用幣而行禮諸侯

言始立學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則天子始立學亦釋奠於先聖先師也夫子云四時釋奠於先師不及於先聖者則諸侯四時釋奠亦不及先聖也始立學云必用幣則四時常奠不用幣也皇氏云行事必用幣謂禮樂器成及出軍之事其告用幣而已按祭器用幣下別其共文此行事必用幣繫於釋奠之下皇氏乃離文析句其義非也長樂劉氏曰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虞庠則以舜為先聖夏學則以禹為先聖殷學則以湯為先聖東膠則以文王為先聖各取當時

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為之先師以配饗焉此天子立學之法也欲使國之肖子學士及其學則景仰先聖先師之道以為模範焉是以四時釋奠率國子舞而奠幣所以致其誠而效法之也陳氏集說曰凡行釋奠之禮必有合樂之事若國有凶喪之故則雖釋奠不言樂也延華案釋奠即上四時釋奠視祭為輕惟始立學者乃合先聖餘止行於先師恐其瀆也

疏義註合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隣國合也若唐虞有夔龍伯夷周有周公魯有

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疏謂諸侯之國釋奠之時若已國無先聖先師則合祭鄰國先聖先師謂彼此二國共祭此先聖先師故云合也非謂就他國而祭之當遂合祭耳若魯有孔子顏回餘國祭之不必於魯若已國有先聖先師則不須於鄰國合也當各自祭故云有國故則若堯唐虞有夔龍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是周故有此人則不與鄰國合祭也

建華案註說古不聞有此制且於有合義亦不符況王者同文之世斷無各立一先聖先師而祀之〻理况如鄭所舉先師先聖乎古不過數人欲諸侯各祀其國所有之人此必不可得之數故特以集說正之長樂陳氏曰國有故則否

與曲禮歲凶祭祀同義集說並本此言之誠哉

凡大合樂必遂養老

訂義註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於是時也天子則視學焉遂養老者謂用其明日也鄉飲酒鄉射之禮明日乃息司正徵惟所欲以告於先生君子可也是養老之衆類凡說

大合樂者凡者非一之辭鄭以大合樂謂春入學釋菜合舞秋頒學合聲者其月令季春大合樂則亦在其中以季春大合樂其文自明故鄭不引之耳云於是時也天子則視學焉者周禮大胥春合舞秋合聲雖無天子視學之文又月令季春大合樂天子親往則明春合舞秋合聲之時天子亦親視學也云遂養老者謂用其明日也者按鄉飲酒鄉射禮明日乃息司正云徵

惟所欲以告於先生君子可也先生謂致仕者君子謂鄉中有德行者此皆老人也故云是養老之家積疏此明合樂之時天子視學於其明日必遂

養老

凡語於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

訂義註語謂論說於郊學曲藝謂小枝能也又語為後復論說也三說之中有一善則取之以有曲藝不必盡善進進於衆學者序者又以其

藝為次進之者不曰俊選曰郊人賤技藝董仲舒曰五帝名大學曰成均則虞庠近是也疏語謂論說學士才能也德謂有道德者進謂用爵之也德成為上故進之宜先也或以事舉者事次德者雖無德而辭世事或史治之病亦舉用之也或以言揚者次事也揚亦進舉之頗互言之難無德無事而能言語德對堪為伎命亦筮用之曲藝皆誓之者曲藝謂小小技術若醫卜之爲人語謂後復論說之日今待後時若春待狀時之三而一有焉者謂小技藝者所說三事之中而一事有者者乃進其等者等輩能此若說三三事有一者若則進於大能輩中也以其序者序次也難得進家而不得與求為一猶使於其事中自為高下之次序也名曰郊人言其猶在郊學也遠之者所以謂為郊人者是就遠之故也成均則虞庠也上尊堂上之酒尊董仲舒為春秋繁露云成均為五帝之學虞庠光舜學則成均五帝之學也以其無正文故云近是也

臨川吳氏曰進舉揚皆謂升之鄉學也誓謂戒爲之使勉於學也進進於曲藝之上序者所進非一人於所進中人自爲高下之等也遠之者彼鄉學以進士得升於大學而爲俊士於天子視學飲酒時得取堂上之尊以相旅此鄉人去成均取爵之俊士尚遠也曰以及者蒙上遠之說下謂遠之於成均及成取爵之事供不然也均非愚被鄉人之謂素成謂鄉大遠之謂之鄉人下於成均九字人自爲句謂名爲鄉人所以遠之及其德成進於成均循及取爵上尊與進士同也此亦一說也進華業誓之者王制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凡執技

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故勉之使進於賢才之學而不以曲藝終也此見先王成就人才之廣

疑義註取賢斂才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諸司馬曰進士謂此矣誓謹也皆使謹習其事遠之者佚事官之缺者以待之疏卿人雖有次序待缺當擬補之若國子學士未官之前供為役進以小才技藝者未官之前不得同為役進也天子飲酒於鄉學則鄉人亦得酌於上尊以相旅以疏虞周庠為小學在西郊天子親視學西郊令疏名曰郊人言其猶在鄉學也凡飲酒之禮尊者酌堂上之尊卑者酌堂

下之尊故特牲禮主人獻賓及獻衆賓獻長兄弟獻次賓獻次兄弟等皆酬於堂下之尊以相旅令鄉人亦得酌堂上之尊故曰取爵於上尊恩澤被及於此鄉人所以榮之此以下明官爵於學士已成者

述華榮王制簡不帥教者鄉移之郊郊移之遂則秀者亦當由遂學升之郊學由郊學升之鄉學然後升之司徒又升之大學雖郊遂莫考其理亦當與由鄉升於司徒等此記即由郊升於鄉之事也語論也蓋即王制命鄉論秀士之論

謂論而升之鄉也若所謂造士者據王制曰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升於司徒曰造士又曰大樂正論造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令尚在郊由郊升之鄉由鄉升之司徒尚須兩次論定而後升焉得遽謂造士及進士至用人之法惟升於司徒而安於小成者乃用之為鄉遂之吏其不安於小成者則升之大學若在鄉學則尚未為司徒所用焉得云俟事官之缺者以待之又焉得云官爵學士況以遠之為待之其義尤未合也且此特升之

鄉升尚未升之司徒焉得遽取上尊於成均或謂此郊即指鄉學言升於鄉故得入於大學耳其說亦似但鄉亦升之司徒尚未升於大學焉得遽取成均之尊況註且明言郊學耶又據王制曰大學在郊又曰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彼註以虞庠為小學以養庶老之義推之彼註是也此註既以成均為大學則是在郊之大學與虞庠不同焉得以虞庠目之疏且以小學目之乎至謂之郊人者蓋德事言得一皆可進曰郊人則已由郊升之鄉

但戕其曲藝雖在鄉尚别之為鄉人蓋激其愧属以進於大成耳若尚在鄉學則鄉人矣又何得獨謂之鄉人乎至飲酒之法無問尊卑皆酌堂上之尊特牲獻酢亦酌上尊至旅酬無等爵乃設壺於堂下階之東西自賓及衆兄弟無問尊卑皆酌於下尊鄉人何人乃獨得酌上尊於天子之前耶況彼經下尊本旅酬禮焉得以獻禮目之且所謂尊者酌上尊卑者酌下尊又何所據即要之此不過謂成均旅酬之太槩細别言之宜其舛耳謹守亦未的

始立學者旣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

儐於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教世子興作釁依註

訂義註禮樂之器成則釁之又用幣告先聖先

師以器成釁釋菜告先聖先師以器成有時將用

之釋菜禮輕也釋奠則舞舞則授器司馬之屬

司兵司戈司盾祭祀授舞者兵也言乃退者謂

得立三代之學者釋菜於瞽宗則儐賓於東序

魯之學有米廩東序瞽宗也言教世子亦題上

事敢按雜記宗廟之器成則釁之以豭豚是器成當釁之故知興當爲釁經言用幣故知告先聖先師以器成也前用幣亦云告此釋菜云告器成將用則兩告不同也無代云用幣

則無采用采則無幣皇氏云用幣擇采擬是一
告其義恐非也將四時釋奠不及先聖知此用
幣及擇采及先聖者以上文始立學擇奠先聖
先師此文亦云始立學既釁器用幣釋采亦及
先聖也以其始立學及器新成事並於四時常
奠也故學記云皮弁祭采鄭註禮先聖先師知
及先聖者以故云太下禘不視學則祭采與視
學為一也此下文云天于況學登先聖先師故
知學記祭采及先聖也熊八云月令擇菜不及
先聖者以其四時入學釋采故下及先聖也王
制釋奠非學註以為釋采其幣知非釋奠若被
是告祭之禮初天子出師受成於學告之無牲
明反告亦無牲也故謂釋奠時亦不及先聖也
凡釋奠有六始立學釋奠一也四時釋奠有四
通前五也王制師遂釋奠於學六也釋采有三
春入學釋采合舞一也此釁器釋采二也學記
皮弁祭采三也秋頒學合舞無釋采之文則不
釋采也釋幣唯一也則此釁器用幣是也以前
皆然氏之說義或當然也此既釋采禮器不可
為舞所以大胥云春舍采合舞似釋采為舞者

彼稱春設合舞之時也行釋采之禮不謂釋采之時則合舞也從舉器以采皆據說使之禮說云始立學題謂題曰前文王之為世子在於下題曰以上之事令教世子之文又在於下亦是題曰以上所設諸事故云亦題上事也

疏此一節明禮樂之器初成用幣告先聖先師又釋菜告器成將用乃進備之事也始立學者亦謂天子命諸侯始立教學又造禮樂之器新成釁之既畢乃用幣告先聖先師以器成將用也故前用幣告其器成後釋菜告其將用也不舞不授器凡釋奠禮重故作樂待須舞乃授舞者所執干戈之器令其釋菜之時雖作樂不為舞也亦既不舞故不授舞

者之器乃退儐於東序釋菜虞庠既畢乃從虞庠而退乃儐禮其賓於東序之中其禮既殺唯行一獻無介無語如此於禮可也從上凡學世子至此皆是教世子之法其間雖有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子及國之俊選諸侯之事及釋奠養老之事雖非一也以世子為主故云教世子以總之姚氏舜牧曰嚴陵方氏云一獻則無酬酒之煩無介則無傳命之助無語則無合語之禮亦是但以愆見合語必以介無介語者無介以合語也當是一事自凡學世子至始立學者

諸侯皆為教世子而發故未敍教世子句然此
法自三代以來未之有改周公抗法於伯禽意
全在成成王之德故復援三王教世子句於以
周公踐阼句
疑義疏若其諸侯惟立時王之學何得云乃退
儐於東序故云乃退者得立三代之學得有夏
之東序謂諸侯有功德者得立三代之學若魯
國之北東序與虞庠相對東序在東虞庠在西
既退儐於米序明釋菜在於虞庠云魯之學有
米廩東序瞽宗也者明堂位文也

廷華案註家主二王後得用天子之禮其說亦其一耳米廉背宗係明堂位誇大魯事之說焉得據以為正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

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

訂義註中心中也懌說懌養猶教也言養者積浸成長之示以道者謂為之行其禮蓄喻為說其義前後謂其在學時出入謂燕居出入時德成者以有四人維持之記所云謂天子也取以成說不必備者得能則用之無則已不必備其官也小人廢其位不如且闕疏上云在前在後謂行步動止之節此人言入言出故以為燕居出入也以世子之外有傅相內有師保是以世子於師教既喻其德

業成就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作記者更明師保之德故云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謂教世子以所行之事喻曉也諸於也要事使世子曉喻於德義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保是護也輔相也翼助也謂護慎世子之身輔相翼助使世子歸於道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註記所云謂天子也取以成說此作記之人更言記曰則是古有此記作記者引之耳註所云據天子也必知據天子者以有師保疑丞下則云四輔三公故知天子也後人作記若取此古記天子之事以成世子之記耳

疏此一節是第三節中論三王教世子禮樂及立師傅教以道德既成教尊官正國治之事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此皆古記之文語使能一向是後作記者解前記之人所言以四輔三公不必須

修根擇好人者語使能也語言也言古記者如此言四輔三公必使能也其四輔者按尚書大傳云古者天子必有四隣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爵視卿其祿視次國之君也陳氏集說曰修內者銷融其邪慝之蘊修外者陶成其恭肅之儀君子曰德指世子之德君之謂者言世子為君之謂朱子曰疑字不曉想止是有疑問他之意此亦太傅本廷華淶太傅審亦謂自身詳審

精容以行其道而示世子也與保之慎其身皆以身教也道德即朱子所謂天下共由之道行道有得之德也二傅及師保似為四輔與大傅四隣不同然師保為三公則當以四隣為四輔也

疑義註慎其身者謹安護之疏樂所以修內也者樂事喜樂之事喜樂從內而生和諧情性故云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者禮是敬恭之事恭敬是正其容體容體在表故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者樂雖由中從中而

見外禮雖由外從外而入中是中之與外皆有禮樂故云禮樂交錯於中謂交間錯亂於情性之中發形於外謂宣發形見於身外也謂成儀和美也是故其成也懌者謂內外有樂心既喜悅外說和美故其成也懌懌說懌也恭敬而溫文謂內外有禮說恭心敬而溫潤文章故云恭敬而溫文也按老子先道後德則道尊德卑此師所說德係稱說道先德後道者以道德無定據各有大小老子謂無為自然之道故在先德謂人所法行故在後皆謂大道大德也此謂教

世子之身先須於事得理若身之有德乃可逞
達流行故德先道後謂小道小德也已其上由
禮疏陳氏集說曰有諸中必形諸外故其成也
懌懌與音論不亦說乎之說相似既有恭敬之
實德又有溫潤文雅之氣象禮樂之教大矣
廷華崇慎其身蓋係自慎其身教也安設字混
又此言禮樂合一之妙精義全在交錯二字交
錯者禮樂交融浹合之謂蓋禮樂雖有脩內脩
外之異要皆本中以達外蓋禮者天理之節文
樂者陰陽剛柔之和暢此禮三本也至於華容

儀節玉帛鐘鼓凡外見者將禮樂之文耳而說禮樂者每分內外言之如樂記樂由中出禮自外制及此脩內脩外說不過措詞之法非必以禮定在外也如曰禮定在外則儀節玉帛固不可謂非外然所以脩之者則仍以天禮之節文為之主宰而可徒謂之外乎況曰文錯於中是謂禮樂交融於心亦明矣孔疏乃為之說曰樂從中而見外禮從外而入中夫樂從中出固已若所謂禮從外入者豈儀節玉帛亦能返之虛靈之域耶況記明言交錯於中今添入外字是

謂外交於中中交於外與記中字互證以千里矣至其訓下二語也則曰內外有樂故其成也悖內外有禮故說恭心敬而溫潤此特隨意分配無義可說陳氏集說言交錯猶是孔氏禮從外入之說至訓下二句則渾然言之不分配禮樂視孔說較為無弊但以恭敬為實德以溫文為氣象則仍不免任意分配也要之交錯者禮樂交融渾合之謂禮中有樂樂中有禮也存於中則交錯於中發於外亦交錯於外下二句言禮樂之成功悖字承交錯於中來謂禮樂精微

其倫於心有太和翔洽之致是禮樂之交錯而成德於中者也恭敬温文承發形於外采而宇則為之樞紐以中明交錯之義者也蓋恭敬近於禮而恭敬中有温文是樂之交錯於禮温文近於樂而温文中有恭敬是禮之交錯於樂是禮樂之交錯而成德於外者也記義大槩如此特為明之

又樂道見於行而德寓焉師以言教故推本於德保以身教故第以所行之道示之其職各見何先後可言況老子不經之說耶

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

所以善成王也開之曰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況於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為之註於為迂

訂義註開之者開之於古也疏此一節是第三節中覆說周公教成王為世子之事及在學行一物而有三善之事故云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陳氏澔曰以世子之法教世子直道也今舉世子法以教伯禽是迂曲也延華案上踐作猶加相字此竟言踐作悖矣

疑義註迂猶廣也大也疏周公優為之者仲凡開古人之言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不辟

哉言猶尚為之況周公於其身於廣大也今乃廣大其身謂其身之得廣大以善其君乎周公侵為之其周公此設身之入則侵饒為之言周公自侵饒光益也所以光益若古人益君則身受危亡周公益君身居尊顯又古人益君則勤苦周公益君則逸樂是於身有侵饒於德又廣大也

延華案註說廓落故以集說正之

是故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涖阼以

為世子則無為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令力是凡

訂義註以為世子若為世子時與成王居亦學此學於成王側不可不慎者凡君父之位覽海內之士而近不能教其子則其不足觀矣既武王既崩則成王非復是世子令經云以為世子則是則公全川世子禮教之故云若為世子時言為君未能涖阼與世子時然與故云以為世子則無為也以實則不為世子也疏凡教世子之法必須對父成王既幼未能涖阼為人

君應須敎以世子之法然後能為人君成王既
無父令若以成王為世子時則無為世子之處
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伯禽與成王居令成王
學之知父子君臣之義也陝氏集說曰兼天下
有之者言君能盡君父之道以教其子然後可
以保有天下不然則他日其子不克負荷
不慎哉

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
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
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

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為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為父子焉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學戶教反一有書作一人疏云俗本皆云著於君臣之義定本無著字案定本非訂義詳物猶事也學教司主也一〻人也元大也良善也貞正也執司先職司故為主謂樂正主太子詩書之業父師主大

子戒就其德行也云一一人也一人謂世子也言世子有大善則萬國以正此經謂世子也釋
詁文元是首故為大也論語云溫良恭儉讓漢有賢良方正故良為善易云貞固足以幹事故
貞為正也訊物猶事也謂與國人齒讓之一事三善
者謂衆知父子衆知君臣衆知長幼是其三善
則下經所云者是也云父在則禮然君在則禮
然直云長長不云兄在則禮然於世是適長子故無兄
子故不云兄在也故子齒於學國人觀
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者國人謂不知
禮者疑而發問曰有父在則禮然者是知禮曉
其意而答之言父在則禮然者父在之時恒須

諫退不敢居人之前故云父在則禮當如此然
而衆知父子之道矣者國人見世子雖貴尚屈
降於人則知父尊彌甚故云衆知父子之道父
子天性自然故云道君臣以義相合故云義長
幼有等級上下故云節以幼時事父成人事君
故先父子後君臣長幼輕於君臣故在下父子
長幼親屬易明故云知君臣以義相合於後始
顯故云著也此世子齒于學者唯在學受業時
與國人齒若朝會飲食則各以位之尊卑諸子
職云辨其等正其位註云位朝位朝位是也故父在

斯為子君在斯謂之臣國人開世子為君父之在而居臣子之禮不敢自尊於是各知尊其君父故世子所以父在為子禮君在為臣禮也斯語辭也然父子天性故云為子也君臣以義相合故不云為臣而云謂之臣者世子於君雖曰君臣異于義合故云謂之臣也

周公踐阼

訂義石梁王氏曰此當為衍文集說劉氏曰此訣一相字遂啟明堂位周公踐天子說馴致新莽之禍此實基之

疑義註亦題上事（疏上三王教世子至此皆周公踐作之事故註云亦題上事也○案詳上）

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其朝於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為之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子當作慝）

訂義註正者政也庶子司馬之屬掌國子之倅為政於公族者內朝路寢庭外朝路寢門之外庭司士亦司馬之屬也掌羣臣之位正朝儀之位也宗人掌禮及宗廟也以爵貴賤異位也以

官官各有所掌也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司空奉豕

疏知路寢庭者以下云其在外朝司士為之按周禮司士掌路寢門外之朝則知此內朝是路寢庭朝也外朝謂路寢門外之朝也若公族在於外朝與異姓同序位次之時則以官之上下不從以作當也司士為之若謂司士之官主為朝位之次外朝位則司士主之則內朝庶子主之也上文內朝不云庶子為之若以文承庶子之下主之可知故不言也以言司士亦司馬之屬也掌羣臣之班正朝儀之位也按周禮司士掌正朝儀之位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是在路門外也故知此外朝路門外朝也此對路寢庭朝為外朝若對庫門外朝朝士所掌三槐九棘之朝則此路門外朝亦為內朝也故玉藻云朝於內朝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是也周禮司士屬司馬故云亦司馬之屬司馬掌羣臣之班正朝儀之位皆司士職文論同姓公族在宗廟之禮故云其在宗廟之中則如

外朝之位也言立位所在如外朝之位也宗人接事以爵以官者宗人掌禮之官及宗廟接百官之事以爵者隨爵之尊卑貴者在前賤者在後又以官之職掌各供其事吉宗人掌禮及宗廟者別言及宗廟則掌禮指宗廟之外諸禮皆掌也云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司空奉豕者以注云以官謂祭祀之時官各司其事更無正文故引司徒奉牛以下牲之按周禮司徒奉牛牲司馬奉羊牲其司空奉豕無文此知奉豕皆按周禮雞人屬宗伯羊人屬司馬故此云司馬奉羊犬人屬司寇按五行傳云牛屬土雞屬木羊屬火犬屬金豕屬水司空冬官其位當水故鄭注周禮司空奉豕與按五行傳馬屬火而周禮司馬羞馬牲者以其牛馬故特使供之此註直云奉牛奉羊奉豕者據諸侯三卿言之故不云雞犬及馬

疏此一節是第四節中之上節也論庶子之官治理公族朝祭燕食吉凶刑罰之事職掌與諸子同故周禮序官

鄭註云或曰庶子掌國子之倅若倅副也鄭註諸子云國子是公卿大夫士之副貳也言副貳於父也公族之等若朝於公之內朝內朝謂路寢庭朝也公族內朝則西方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者皆同姓之臣不得踰越父兄皆以昭穆長幼爲齒謂父兄雖賤而在上子弟雖貴而處下廷華樂外朝以官謂序爵也廟中以官則視其職之所司而校事也入廟中同異姓有別異姓自序爵異姓自序齒焉得如外朝之位且校事止當以官不應言爵此記者之誤

疑義疏庶子司馬之屬掌國子之倅者按周禮諸子下大夫二人屬夏官司馬諸侯謂之庶子正為政者以經之正字乃是正定之正今按在下皆掄公之接待族人及犯罪公之赦宥刑殺皆君之所為非庶子所正故知庶子唯主其政令而已故讀為政也朝位天子之朝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其士門西東西北上若諸侯之朝按大射卿西面北上大夫北面東上士門西東面北上與天子不同

廷華案正者政也註義蓋謂庶子以政正之耳

疏恢認正政二義各別故謂非庶子所正庶子惟主其政令不知政以正人固皆君事既命之庶子則亦庶子事庶子主政蓋亦主其正人之政耳而可曰非庶子所正耶又諸侯正朝位雖無可考當亦仿彿於天子之朝燕禮之位本非朝位不當據以為斷也庶子說周禮崇詳之

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餕音俊）

訂義註上嗣君之適長子以特牲饋食禮言之受爵謂上嗣舉奠也獻謂舉奠洗爵酌入也餕謂宗人遣舉奠盥祝命之餕也（疏言適長子者是適子中之長）

也凡適奇可嗣令云上嗣是嗣中最上云受爵請上嗣舉奠者以特牲嗣子舉尸之奠爵受而飲之故此經謂之受爵也云獻謂舉奠洗爵酌入也者以特牲無嗣獻之文故將此為獻也舉奠謂嗣子名此嗣子為舉奠嗣子既飲尸前爵卒乃更洗爵酌入以進尸

疏此亦公族廟中之禮論貴適子之事按特牲禮尸食之後主人主婦賓長等獻尸三獻禮畢主人獻賓及獻衆賓畢主人酬賓賓奠不舉主人獻長兄弟及獻衆兄弟內兄弟等訖長兄弟洗觚酌尸為加爵衆賓長又為加爵畢嗣子乃舉奠奠者初尸未入之前祝酌奠於鉶南尸入祭奠不飲至此嗣子乃舉之必嗣子舉奠者鄭註特牲云

將傳重累之者又云大夫之嗣子不舉奠則此舉奠者天子諸侯及士之于禮特牲云嗣舉奠盥入北面再拜稽首尸執奠嗣子進受復位再拜稽首尸答拜嗣子卒爵拜尸尸答拜則此經所謂受爵也特牲又云舉奠洗酌入尸拜受嗣子答拜則此經所謂獻也特牲又云與箅爵之後禮畢尸謖而出宗人遣嗣子及長兄弟相對而餕所謂餕也以特牲言之則先受爵而後獻獻而後餕今此經先云餕者以餕為重舉重者從後以嚮先逆言之故云其登餕獻受爵也登

謂登堂無事之時嗣子在下堂餕時登堂獻時亦登堂受爵之時亦登堂此登包此三事以經文連於上宗廟之中宗人授事以爵以官謂衆官皆為其事其登餕獻不用衆官惟用上嗣故云則以上嗣授特牲餕時雖有長兄弟以上嗣為主

疑義註大夫之嗣無此禮辟君也疏此謂士禮若天子諸侯除此所入之數外子孫別有獻尸故鄭註小雅云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云大夫之嗣無此禮辟君也若按少牢饋食無嗣子舉奠大夫尊卑士而不禁莫故知辟正君也

廷華案註因特牲禮言嗣舉奠而少牢無文故

為大夫辟君說不知上嗣備獻所以示宗祧之有後豈以辟君而廢之況大夫同於君者多矣何獨於此言辟又況上亦用少牢曲禮所謂士以羊豕是也即謂少牢無嗣亦烏得獨言大夫要之少牢文省不當妄為之說也

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麤為序雖於公族之喪亦知之以次主人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為賓膳宰為主人公與父兄齒族食世降一等以次主人註作次陳氏集說亦作次汲古本悮作後

訂義註治之治公族之禮也惟於內朝則然洪

餘會聚之事則無庶姓同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不齒不齒者特為位不在父兄行列中大事謂死喪也其為君雖皆斬衰序之必以本親也主主人主喪者次主人者主人恒在上主人雖有父兄猶不得下齒異姓為賓者同宗無相賓客之道勝夫為主者君尊不獻酒與父兄齒者親親也世降者親者稠疏者布之疏治治

公族之禮也惟於內朝則然者鄭恐外朝亦爾故云性於內朝則然云其餘會聚之事則與庶姓同者其餘謂非內朝則皆並計官也云一命齒於鄉里者引黨正文辭三命不齒父兄之事也一命尚卑若與鄉里族食則猶計年也云再命齒於父族者再命漸尊不復與鄉里計年性

官尚在上但父族爲重而揃從之討子爲列云三令不當若三命大貴則不復與父疾計并也
若戀有然命則別廂獨坐在廂之來也大事謂君喪庶子官掌之事也君喪其佐雖當斬衰其
厲子列次之事則以其喪服之精祖爲序衰祖者在府衰精者在從雖於公族之喪亦如之者
言非但公喪加此雖於公族之內有死喪之事伯爲亦加之爲死者服祖者居前斷精者居後
故云亦加之以次主人者謂雖有庶長父兄尊非主人例次子主人之下仗主人在上爲喪主
也紀云以其喪服之精祖故如大事謂死喪也云序之必以本親也者持喪服且爲君斬衰令
言服之精祖爲序故知必以喪祀服之精祖謂衰服終而精祖也皇氏云以爲喪服以祖爲精
於鄭註服記云服爲君三升半微細焉則居於祖是知斬爲精齊爲祖若加皇氏謂總麻小功
焉極祖斬衰爲服精也書傳何服謂斬衰爲精乎但斬衰於祖之外別更稱斬兄其衰痛之甚
故於斬衰而精祖也云微細焉則居於祖者謂得入降衰之下不從辭斬耳蓋謂斬衰細乎皇

氏之說非也云主人雖有父兄猶不得下齒者言主食之人當在於上以為食主雖族人父兄尊則主人猶不得在父兄之下而齒列焉下明公與族人燕食之禮庶子掌之也則異姓為賓燕飲必須禮成獻酬交酢宜立賓以行禮也但公敬與族人相親若以族人為賓賓禮疏隔故用異姓為賓也膳宰為主人者既有其賓賓必對主人而君尊不宜敵賓故使供膳之宰以為主人對於賓使得抗禮酬酢也若與共此燕飲則燕禮云宰夫為獻主故注云君尊不獻酒公與父兄齒者公既不為主族人人不為賓故與族人相齒見親親也族食世降一等者族食謂與族人燕食也族人既有親疏燕食亦隨世降殺也世降者假令本是齊衰親一年四會食若大功則一年三會食小功則一年二會食緦麻則一年一會食是世降一等也疏庶子治之謂治此公族朝於內朝之時也既不計官之大小故雖有三命之貴而列位不得踰越在

無爵父兄之上也然此句應承第二條前臣有貴者以齒之下其外朝既云司士為之則內朝自然序於治之也所以在此者當是簡札遺脫故在此也鄭不言者略之耳陳氏集說曰齒謂與父兄列位序尊卑之齒也廷華案同一斬衣何有精麤曰精麤者蓋本服重者麤輕者精為君雖不服本服猶視本服為親疎之先後也

疏義疏公與父兄齒故列位在父兄之上

廷華案記明言與父兄齒則諸父行尊諸兄年長其位俱應在公之上是所謂與父兄齒也若

公位在父兄之上則仍是序爵何以謂之與父兄齒集說補正謂三命大夫尚不與父族齒燕會則別席獨坐況君至尊反不別席於父兄之上乎其說亦似但彼是黨正飲酒法別席在尊東是不齒之席亦並無上下之可言此是族人之燕與外燕不同況記明言與父兄齒而可以不齒之席當之乎且以彼席爲上其於禮亦疎矣要知公雖與父兄齒然亦不可以不表尊當如燕禮位於阼階之上其酬酢之次則先父兄而後公也

其在軍則守於公禰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太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疏皇氏云俗本無貴宮定本有貴宮廷華表缺下記則諸

諸父方諸兄

訂義註在軍謂從軍者公禰行主也所以遷主言禰者在外親也出疆謂朝覲會同也正室適子也大廟大祖之廟下室燕寢或言宮或言廟通異語疏上云軍謂庶子之官從公出行此云公若出經庶子不從之公在國掌其留守對上在軍故知此出疆是朝覲會同非出軍也其庶子之官公有朝覲會同不從公行既掌留守公官若在代出軍庶子不從公行亦是掌留守之事經云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

宮若與下為總正室守大廟以下各言其制無事謂不從行及無職事者正室適子也者謂公卿大夫之適子也指公羊傳云周公稱大廟周公是魯之始祖故知指其餘諸侯大廟皆大祖之稱也指其院宇謂之宮指其所居之處謂之室爾雅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春秋云立武宮明堂位云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是通異語也不云諸父諸弟者蓋諸兄從諸父諸弟從子孫也

疏此一節明庶子從行在軍及公行庶子留守之事則守於公禰者公禰謂遷主載在齊車隨公行者也庶子官既從在軍故守於公齊車之行主也陳氏集說曰正室公族為卿大夫者之適子也諸父公之伯叔父也

疑義註貴宮貴室謂路寢下宮謂親廟疏云謂

父及諸子諸孫者未嘗爲是君之諸父及諸子孫之行爲嘗是見任卿大夫者之諸父子孫也然鄭解正室適子不云世子則卿大夫之適子則諸父子孫亦謂卿大夫之諸父子孫也

逹華案太廟是太祖廟貴宮當是高宮廟下宮當是禰廟注以貴宮爲路寢以下宮爲四親廟則親廟下於公寢不倫甚矣　又案周禮宮正注引此記疏以諸父子弟皆爲公之族人注又引夏官諸子職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致于大子說胡宿衛之事亦存焉則此諸父當專指公族

子孫則兼同異姓言蓋異姓子弟統於諸子故與宿衛其諸父無所為則不宿衛可知疏說混故以集說補之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族之相為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至於賵賻承含皆有正焉冠古亂反取七喻反相為為子偽反下為同免音賵賵芳鳳切賻音附承音贈含胡暗反

訂義註赴告於君也實四廟孫而言五廟若容

竊考為始封子也弔謂六世以往免謂五世正正禮也疏經云祖廟未毀謂同高祖若高祖以下推有四廟今云五廟故云容顯考為

始封子是高祖為四世也其五世祖先始封也君自五世以下共廟不毀故為五廟也六世以仕者從六世以至百世但有弔禮故言以往四世固高祖有緦麻之親五世則親盡但有袒免改云兄諸五世也承文在時合之問則時合之類故以承為賻六正正禮也者謂庶子之宮云之以禮非訓為禮也庶於之官治之伏賵時隨其親與各有正禮賵賻合旌皆賵喪之物賵車馬賻財帛含珠玉襚衣服疏此論族人雖或至賤吉凶必須相告弔賵合贈皆當有正禮庶子掌其正焉皆有正焉者正謂正禮庶於之官治之伏賵賵賻合隨其親疏各正禮疑義疏賵賻含襚總謂之贈：送也

廷華崇士喪禮下篇贈禮與賵賻並列註謂贈

惟玩好所有則焉得以賜賻總謂之贈

公族其有死罪則磬於甸人其刑罪則纖剸亦告於甸人公族無宮刑獄成有司讞於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於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於公公素服不舉為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註纖為鍼訂為剸

訂義註不於市朝者隱之也甸人掌郊野之官縣縊殺之曰磬纖刺也剸割也宮割臏墨劓刖

皆以刀鋸刺割人體也讀書用法曰鞫官尉淫
刑成平也讞之言白也辟亦罪也宥寬也欲寬
其罪出於刑也又復也對答也走者君每言宥
則答之以將更寬之至於三罪定不復答走往
刑之為君之恩無已罪既正不可宥乃欲赦之
重刑殺其類也反命白已刑殺素服於凶事為
吉於吉事為凶非喪服也君雖不服臣卿大夫
死則皮弁錫衰以居往弔當事則弁絰於士蓋
疑衰同姓則緦衰以弔之今無服者亦往弔也
倫謂親疏之比也素服亦皮弁矣不往弔為位

哭之而已君於臣使有司哭之疏按晉語云小刑用鑽鑿次刑用刀鋸按墨刑刻其面是用鑽鑿也其宮劓之屬刑皆以刀鋸剝割人體也鑽書用法阜鞫者以殺人皆於甸師氏何得唯告而已故以為鞫洪書無云鞫獄是也讀書讀因人之所犯罪狀之告用決謂以決律平斷其罪簡盡也謂推審其罪狀令盡也令言公族罪無言刑但獄去其發也罪既正不可宥者謂罪當正條無可赦宥之理君今乃更欲赦之者是重慎刑獄其族頻也公不遣刑而云反命於公者祇謂行刑者反起而來告已刑殺之命言于公據下曲禮並宗鄭云重素衣裳當素謂之重素〻為衣裳此素服素然也於凶事為吉者人以凶事用布今乃用素是此於凶事為吉也於吉事為凶者吉時皮弁服白布深衣素積裳以采為領緣今非素服衣裳是比吉事為凶也非如五服之服故云非喪服也云君雖不服至弁絰者並服間文之云於士喪疑衰同姓則緦衰以弔之方按司服云王為三公六卿錫衰諸侯為卿大夫眡錫衰

士宜半降故說衰但士有同姓異姓故以同姓為總衰異姓為疑衰知諸侯亦有三衰者以司服王有三衰人云上公如王之服持次相加故知諸侯亦有三衰也比云君事士疑衰持士喪禮公視斂註云主人成服之後往則錫衰者彼謂士有俊選於君有師友之恩與常士不同故錫衰也或於諸侯弔士無文因諸侯弔必錫衰無明文故註士喪禮為錫衰也云素服亦皮弁矣若諸侯亦為卿大夫弔服皮弁錫衰今此但云衰服不言素冠故云亦皮弁也趙周云此素服若素冠非鄭義也據檀弓云天子之哭諸侯爵弁絰緇衣或曰使有司哭之是也疏此

一節論公之同族有死刑之罪有司刑法之事及公為之貶降之禮公族其有死罪則磬於甸人者甸人掌郊野之官又云磬盡也磬謂縣縊殺於甸人之官令其性命磬盡也猶謂族人犯

刑罪者欲黥刺剸割之時亦鞫讀刑法之書於甸人之官也公族無宮刑者雖犯宮刑不待行宮刑獄成有司讞於公者讞言白也謂獄斷既平定其罪狀有司以此成辭言白於公若其所犯死罪白公之時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犯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公既得有司之白此公族之親則公更言曰寬宥之以法商量使從其寬也有司又曰在辟有司既得公言更往平審理無可出也有司又更白公言罪在大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白在大辟及有司執

法又曰在大辟公又曰宥之凡三宥也初有司白公公令寬宥則答公將更寬宥及公逆三宥之後為公意無已有司不復對公則走出致此刑殺之事於甸人也公又使人追之謂追止行殺之人云雖然必赦之雖罪重如是必更寬宥赦其刑殺也有司對曰無及也言其追之不可及也公素服不舉為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者謂公身著素服衣裳皆素不舉饌食為之變其常禮如其親疏倫輩之喪身不往弔無弔服也乃親自哭之於異姓之廟

公族朝於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宗廟之中以爵為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登餕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喪紀以服之輕重為序不奪人親也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戰則守於公禰孝愛之深也正室守大廟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矣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陳氏集說本無諸兄字

訂義註內朝謂以宗族事會禮猶連結也崇高也以官者官各有能上嗣祖之正統紀猶事也

公與族齒以至尊不自異於親之列殺差也行主君父之家尊宗室者以其不敢以庶守君所重貴者守貴賤者守賤上言父子孫此言兄弟互相備也疏此謂第三節中之下節覆明在上公族九條之義公族朝於內朝內親也此覆釋前第一條言公族所以朝於內朝者其內親欲使親在其內故於內朝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者此覆釋在上第二條言宗族在內朝雖貴猶與賤者計年以為齒列者欲明父子昭穆之承恩故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者此覆釋在

上第三條也若族人在外朝則不復計年各隨官爲次者外朝主尊別不得以私恩爲異故雖族人恩以計爵爲位是欲與異姓相連結以爲證也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者覆釋上第四條也所以在廟中行禮時不計年而以官爵列位者爵以德序而廟中行禮時是先祖尊嚴之所所主在德不可私恩故列爵爲位是崇高於有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者此覆釋廟中所以授事必隨官序司徒奉牛之屬者官由賢能而興今欲尊崇此賢故授事以表之也登

餕受爵則以上嗣尊祖之道也者此覆釋所以登餕受爵用適子者祭祀是尊嚴於祖也適子是先祖之正體故使受爵於尸及升餕尸餕是尊祖之道理也喪紀以服之輕重為序不奪人親也者此覆釋前第五條注服君皆斬而已又以次輕者為下本重者為上不計爵尊卑為次序者是不奪人本親之恩故輕重為序也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者此覆釋前第六條公所以降已尊而與族人燕會齒列是欲使孝弟之道通達於下也君上存親而與族人

然則民親屬者豈得相背棄此孝弟之道達於下也其次至敬也者此復釋族食之事逆者食禰遠者食布每世降一等是親親之殺也戰則守於公禰孝愛之深也者此復釋前第七條公在軍戰伐之事而載遷三將行又使庶子官主守之者是為孝愛情深故也載主將行示不自專是孝也使守而尊之是愛也乃是孝愛之深也正室守大廟尊宗室者此復釋所以遣適子守大廟適子是宗室之正大廟是祖之正用適子守大廟是尊於宗及廟之室故也而君臣之

道著矣若臣下不敢以庶賤之人守君所重是君臣之道著明也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若此復舉前諸父諸子諸孫守貴宮下室之事而貴者守貴賤者守賤賤者讓於貴貴者不相陵犯是讓道達也建華榮同姓在廟尚齒此言爵當即先儒所謂齒同則以爵也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敬弔臨賻賵睦友之道也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邦國

有倫而聚鄉方矣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於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為服哭於異姓之廟為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絕公族無宮刑不翦其類也鄉許亮反案上說言鄉為庶人此及字當作為

訂義註鄉方言知所鄉犯猶干也術法也翦割截也疏此覆釋前第八條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之事所以告必赴者君不以貴仍統於親故族人有事告赴是不忘親也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此解既與君有

親何得為庶人者殘其無能也敬而臨時謂朕友之道也者此復釋前宜而不而宜免不免及謂時必有正焉之事言君敬重而臨謂時不伏闕失者是君親朕和友之道也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者此合結須庶子官義也不待第九條覆而先在第八結者第九是罪惡之事令結邦國之功不宜與罪惡相連故予此結也倫理也言庶子官治則邦國治理也邦國有倫而衆鄉方矣者若邦國治理則天下之人衆皆知其所鄉之方矣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

正術也者此釋前第九條也有司獄官也公族之親有罪公意宜赦赦之而猶在五刑者國文有司之官以法齊治一切令不可以私親之罪而干犯有司之正法也所以體百姓也者此解公所以不干有司正法義也法無二制故雖公族之親猶治之與百姓為一體不得獨有私也刑於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者此覆釋上致刑於甸人之事若異姓則刑之於市此同姓刑於甸師隱僻之處者不與國人謀慮兄弟也弗弔弗為服哭於異姓之廟為忝祖遠之也者此

覆釋上無服及公親哭之事所以不弔無服哭於異姓之廟者為其犯罪忝辱先祖於公法合疏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絕也者覆釋上君為之素服為之變之事所以素服居在外殺不在內又不聽樂為之變常者以其實是已親私心喪之也所以私喪之者骨肉之親雖犯刑戮無斷絕之理故也公族無宮刑不翦其類也者覆釋上公族無宮刑漸以無宮刑者不可翦其同類也上公族無宮刑在哭與素服之前此在哭與素服之後此覆說

刑殺之後君則哭之及素服文相連接待其事終然後別釋公族無宮刑故在後也陳氏集說曰慇勤謀度吾兄弟之過惡也

嚴義疏公族既無宮刑當髡去其髮故掌戮云髡者使守積鄭康成註法云謂同族不公者是也（掌戮詳素）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聖先師焉有司卒事反命（昕音欣）

訂義註大昕早昧爽擊鼓以召衆也警猶起也

周禮凡用樂大胥以鼓徵學士與猶舉也扶常也節猶禮也反命告祭畢也祭畢天子乃入經疏云大昕大初也昕明也恐足盛明之時故云早昧爽之前凡物以初為大以未為小必知早昧爽者以云鼓徵眾至然後天子至若其盛明始召學士則然矣扶常也釋詁文也云舉常禮祭先師先聖者此謂周大合樂之時在虞庠之中祭先師先聖也若四時常奠各於其學之中又不祭先聖也疏此一節是第四節中之上節論天子視學必遂養老之法則養老既畢乃命諸侯羣吏令養老之事天子視學者謂仲春合舞季春合樂仲秋合聲於此之時天子親往視學大昕鼓徵者謂視學之晨徵猶召也謂初始昕明擊

鼓以召學士所以警衆者初昕擊鼓警動衆人
令早起也衆至然後天子至者衆人既聞鼓聲
而起先至會聚之處然後天子始至尊者體盤
故也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者天子既至乃命
遣有司行事興舉也節禮也謂興舉尋常禮
以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則詩書禮之教官也有
司卒事反命者卒事謂終卒釋奠之事行事畢
而反命於天子
疑義註使有司攝其事舉常禮祭先師先聖不
親祭之者視學觀禮耳非為彼報也疏言非為彼學士報

先師
先聖

延華崇下親奠先老則先聖先師可知且天子既親視學豈有不親釋奠之理註因記第言命有司行事又言反命故為攝事之說不知命之行事者謂省其省醬之屬反命即儀禮告其之義告其後天子乃祭記義甚明不當曲為之解也

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修之以孝養也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

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於東序終之以仁也

訂義註天子又之養老之處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是以往焉言始始立學也親奠之者已所有事也養老東序則是視學於上庠三老五更各一人也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天子以父兄養之示天下之孝悌也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

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羣老無數其禮亡以鄉飲酒禮言之席位之處則三老如賓五更如介羣老如衆賓必也適饌省醴親視其所有發咏謂以樂納之退修之謂既迎而入獻之以醴獻畢而樂闋反謂獻羣老畢皆升就席也反就席乃席工於西階上歌淸廟以樂之既歌謂樂正告正歌備也語談說也歌備而旅旅而說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諸合樂之所美以成其意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大武象周武王代紂之樂也以嘗揔其聲又爲之舞皆於堂下衆謂所

合學士也達有神明天授命周家之有神也興有德美文王武王有德師[illegible]樂為用前歌後舞上下之義由清廟與武也闋終也告君以歌歌舞之樂終此所告者謂燕算樂群吏鄉遂之官王於燕之末而命諸侯朝會在此者各反養老如此禮是終其仁心孝經說所謂諸侯歸各師於國大夫勤於朝州里驗音樂作悅又於邑是也疏言凡大合樂必遂養老者為其養老是以往焉大合樂者鄭前說春合舞秋合聲為大合樂者實月令學春合樂亦是也云言始始立學也者以上文稱云始立學故以此始為始立學若然始立學則養老而存常視學則不養老何得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者然此云始之養也為下釋奠於合學

庠序 平老 庠星 長五 父兄 以更 也叟 膠東 於若 視先
皆眾 老如 賓也 星其 兄養 其名 介老 別謂 東序 學老
禮賓 如眾 帝云 中謂 事之 天五 所稱 也之 序常 凡之
之於 眾賓 觿三 共東 也老 子更 不人 三東 以視 養學
後賓 賓必 前老 須方 云以 父亦 取以 老膠 為學 老故
也之 以也 而如 星歲 取天 兄有 云三 五立 周則 於云
云西 其者 面賓 其星 眾子 所稱 皆老 更小 立養 東始
發南 然三 介五 三南 三星 事老 年為 名學 三老 非江
咏面 文老 帝更 辰方 辰而 故但 老三 一於 代於 不學
以各 故既 西如 之焚 五總 知專 更人 人西 之東 釋也
大將 云如 階介 星咸 星于 致此 事五 蔡邦 學膠 奠右
射馬 必賓 上者 者西 者而 仕老 致更 邕謂 又若 於非
之是 也五 東於 二方 三齊 者名 仕為 以之 立始 先始
禮也 按更 面鄉 十太 辰執 知侍 者五 為庶 周立 老立
射此 鄉既 是飲 八白 謂醬 天居 三人 更庠 之學 也學
之文 飲如 也酒 宿北 日而 子三 老非 字故 大則 皇之
當序 酒介 云註 及方 月饋 以老 亦鄭 為以 學養 氏後
納設 註故 群數 諸辰 星是 父耳 有義 更東 於老 云則

賓之節按大射賓入及庭奏肆夏此養老既尊故用兩君敵徵入門即奏肆夏故仲尼燕居云入門而縣興是也云退修之謂既迎而入獻之以醴者謂迎者史就位主人乃退酌醴獻之也知反就席乃席工於西階上者約鄉飲酒禮文知之也按鄉歌酒登歌之後乃下管間歌合樂之後樂正告云正歌備定木云正歌云工歌備樣也工當為正也云歌備而於者按鄉飲酒之禮告正歌備後作相為司正賓財解酬主人主入酬象賓是歌備而於酬也於酬之時則語說合於樂之所美以成其意者解經合德音之致素之所美謂清廟之詩所美文王有君且父子長如之德今於於之時論說君且父子之道合會清廟所美之事以成就其升歌清廟之意按詩雅清奏象舞是武王作樂稱象紂故左傳云是舞象箾南籥必知此是武王代紂樂者以上文云登歌清廟此云下管象下云正君且之位上下之美故知此象為武王樂在堂下也云歸樂為用前歌後舞者今文是奏管之文也登歌清廟下管象父詩在上子詩在下故詩正君且

之位貴賤之等也以上云發教清廟次下管象此云告以燕闕下即云王乃命諸侯反養老是是燕來之事故知樂闕者謂燕算樂也經云乃命公侯伯子男人云及群吏諸侯既爲幾外故知群吏爲說內卿遂之官也云各反養老如此澄是終其仁心者此是王命諸侯群吏侯之養老如此禮謂如王家於東序之禮是終完其仁心也云孝經說以下者孝經援神與文云諸侯各歸帥子閒者諸侯還歸帥行於國云大夫勤於朝者大大勤力行之于朝云州里體於邑者州衣異卒之官命體慕仰行之於邑是也謂此在下奉行在上之事也

疏　於時天子視學在虞庠之中有司釋奠既畢天子乃從虞庠入反於國明日乃之東序而養老故云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者若其尋常視學則於東膠中惟行養老之禮若始文學既視學

畢則適養老之處東序之中天子親自釋奠於
先世之老祀先老既畢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
席位焉禮先老畢遂之東序中設三老五更羣
老之席位焉若非始立學則不釋奠於先老也
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若布席既畢天子親適
東饌之處省視醴酒并省視養老之珍具遂發
詠焉者省具既畢出迎三老五更將入門之時
遂作樂聲發其歌詠以樂納之也退修之以孝
養也者謂三老五更入而即位於西階下天子
乃退酌醴獻之以修行孝養之道也反登歌清

廟者反謂反席三老五更羣老初受獻畢皆立於西階下東面今皆反升就席乃使工登堂上西階北面歌清廟之詩以樂之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者謂既歌清廟之後則至旅酬之節語謂談說善道以就天子養老之義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者所談說善言論父子君臣長幼尊卑上下之道理也合德音之致者德音謂歌清廟之詩文王道德之音致謂致極也言說父子君臣長幼之道理合會清廟文王道德音聲理之至極也禮之大者也言登歌清廟語說父

于君臣之道是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者
謂登歌之後堂入立於堂下象謂象武王伐紂
之樂堂下管沖奏此象武之曲庭中舞此大武
之舞大武即象也變文耳大合衆以事者衆謂
大會聚學士以登歌下管之事達有神者謂歌
舞其樂明達上天授命周家之有神也興有德
者興謂發起文王武王之有德使衆前歌後舞
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者登歌清廟文王
詩也君詩在上下管象是武王詩臣詩在下是
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也而上下之義行矣者

既以此款上下衆知之從上下之義行於衆庶也有司告以樂闋者闋終也謂養老之末無算樂之終也有司告王以樂終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者於時諸侯及鄉遂之吏在此席王燕末乃告之合其養老也曰反養老於東序者此則王所告諸侯之辭也令其各反其國養老如我於東序之禮也終之以仁也者謂仁恩王家恒自養老是仁之恩也又令諸侯州里而行養老是終之以仁謂仁恩之心也

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

修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

訂義註大者先本於孝弟之道敬謂省其所以養老之具禮謂親迎之如見父兄孝養謂親獻之薦之義謂既歌而語之仁謂又以命諸侯歸於國復自行之疏此一節是第四節中之下節中說視學養老之義是故聖人之記事者也方釋養老之義記事謂聖人親行養老之禮記序前代之事也慮之以大者先解初將謀慮養老之時也慮謀也大謂孝弟也言謀慮於養老之事是本於孝弟故也故云慮之以大也愛之以

敬者解適饌者醴是愛而又敬之也行之以禮者解遂發咏焉而自迎之如見父兄之禮也修之以孝養者解既迎又說獻醴薦饌是修於孝養之敬也紀之以義者解既歌而語是紀録德音之義亦存天下之大義也終之以仁者解樂闋而又命諸臣令歸國各行此禮是終之以仁心也

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而衆安得不喻焉兌命曰念終始典於學

訂義註知者言其為之本末露見盡可得而知也喻猶曉也說命書篇名殷高宗之臣傅說之所作典常也念事之終始常於學學禮義之府疏此亦是第四節中之下節覆說養老而在下衆庶知道德之倫其在學乎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倫者謂一舉養老之事以示於下而衆皆知其在上道德倫其其倫其者則上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之屬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者大事謂養老初則慮之以大是慎其始末則終之以仁是慎其終也而衆安

得不踰焉聖人養老既慎其本末終始一一粲見盡以示衆庶而衆何得不曉喻焉言衆皆曉喻養老之德也録記者既美養老終始而衆得曉喻是由學而來故引兑命學為可重之事以結之云念終始者言人君念録事之終始常在於學中念之以學為禮義之府故聖人於中而行養老之禮是念終始常於學也

世子之記曰朝夕至於大寢之門外問於内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内豎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其有不安節則内豎以告世子世子色憂不滿容内豎言復

初然後亦復初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視寒煖之節

食下問所膳羞必知所進以命膳宰然後退若內豎

言疾則世子親齊玄而養膳宰之饌必敬視之疾之

樂必親嘗之嘗饌善則世子亦能食嘗饌寡世子亦

不能飽以至於復初然後亦復初

訂義註朝夕朝朝暮夕也日中又朝文王之爲

世子非禮之制世子之禮亡言此存其記羞必

知所進必知親所食親猶自也養疾者齊玄玄

冠玄端也敬視疾者之食齊和所欲或異親嘗

試毒味也善謂多於前疏以其玄冠而養其世子自養故知齊是世子

自齊之云齊玄玄冠玄端也以經冠云齊玄故知冠衣皆玄也是以為玄冠玄端此則齊服故玉藻云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玄端其衣則緇布衣也謂之端若端者正也其制正幅袂二尺二寸袪尺二寸鄭註玉藻云天子諸侯玄端朱裳大夫素裳齊必用玄者玄是陰之色陰衣静齊亦静故用之陳氏集說曰世子記古教世子之禮篇也不滿容不能充其容貌之美也善多也

疑義註色憂憂淺也不及文王行不能正嚴不能飽又不及武王一飯再飯善謂多於前疏此第五節也以文王為世子是聖人之法也不可以常行故此記尋常世子之禮也案疏又言士冠禮上士玄

端士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素詳彼經此删

連華素孝為庸行聖人亦猶人耳此記與篇首所載雖詳略不同然大槩相似註以成先之說俱未的如此言色憂文王亦未嘗不色憂而獨以此為疾耶然猶曰此不言行不能正履故不及文王耳若武王所謂亦一飯再飯蓋即此經不能飽之謂而亦謂之不及武王非武斷而何且若以上言日三朝此只一朝又無不能正履說遂為聖凡之判則此記言齊又言敬視饌親嘗樂文武俱無之其又謂之何耶要之此記似

約畧文王禮節言之其詳畧處則得聞之異耳而遽以此為聖人之大判陋矣又善即善飯之飯以善為多是也蓋病者食若不多多則善耳然所謂多謂多於有疾之時非多於平日也註不曰多於疾時而曰多於前不將混為平日之食耶